

一部中国的《恶之花》

何大草 著

这是一部有着秘密的书：成长中的疼痛，和一张转过去的脸。它也是一部关于回忆的小说。回忆中的青春，没有不是浪漫的。但浪漫是有代价的，这就是战栗、恐惧、锥心的痛；青春的本相是残酷的诗，是一丛华丽的恶之花。

长篇小说

我的左脸

一个人的青春史

新世界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我的左脸

一个人的青春史

何大草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左脸 / 何大草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4
ISBN 7-80187-659-8

I. 我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0869 号

我的左脸

作 者: 何大草

责任编辑: 刘丽刚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 文内插图: 魏伟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60 千字 印张: 7.5

印数: 1-10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659-8/I · 206

定价: 20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Contents

我的左脸

目录

第一章 → 2

那东西笼在他的袖子里，
我以为他要给我一只口罩呢

第二章 → 12

火药的味道让人很
迷醉，好像是磕破了一坛酒

第三章 → 22

石头？《红楼梦》
也是一部石头的书

第四章 → 26

母亲是沉默的，父亲是沉默的，
就连文庙的石头也是沉默和沉思的

第五章 → 39

猛地回过头来，那女人已经
笑得把下巴搁在了我的肩膀上

第六章 → 50

但是无人答理我，只有灯光
漂在地上漂出一个圆，房间阴沉沉

第七章 → 61

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什么也
看不清，雨披外边兵荒马乱，
雨披里边温暖如春

第八章 → 72

橱柜里重重叠叠摆满了小玩意，
就像他妈妈脚后跟上的老皱纹，
整整齐齐，安安静静

第九章 → 84

炫目的车灯，在雨中
打出好看的雨柱来。而在他们和大街
之间，冷冷地站着两个人

第十章 → 95

又大又厚又重的旧相册，
就摊开在她小小巧巧的膝盖上

第十一章 → 118

我不在，石头也在啊。我
死了，石头也不会死啊。
石头比人活得久

第十二章 → 139

我说，谁呢？
双疤。你在找我

第十三章 → 150

见面的地点,是韩韩选的,就在
泡桐树中学后边的一家茶铺里

第十四章 → 161

昏黄的街灯落在双疤的头上,
那两条怨气冲天的疤痕安静又柔和

第十五章 → 175

那一小会儿的沉默,是在把
看见的都嚼碎了、吞下去

第十六章 → 183

我倒出铁砂子,抓了
一把绿豆填进去

第十七章 → 187

我哆嗦了一下,脑子里
蹦出一个念头:她的和她的不一样

第十八章 → 196

风和笔的声音还在响着,
如同密密麻麻的蚂蚁在撬动山脉

第十九章 → 204

你来吗?她回头看了看警车,
她说,你来吧

第二十章 → 211

韩韩的妈妈是侧身睡着的，
脸朝着阁楼的外边

第二十一章 → 217

我很顺利就找到了熊思肥家的
窗户，窗户下种满了向日葵

第二十二章 → 224

在九月出版的杂志上，又看到了
那幅印有 OPIUM 的招贴画

代后记 → 227

回忆中的秘密

我并不特别钟爱自己的左脸，却常常写到它，说到它……这是因为当我以左脸示人的时候，左脸恰好遮蔽住了我的右脸。如同一座喧闹的庭院，在它的背阴处，一定是藏着格外的安静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这的确是一部关于秘密的书籍。它不全部是我本人的经历，但可以视为是某个人成长的自传。我熟悉这个人，就像我的左脸熟悉我的右脸，就像一个人熟悉自己逝去的青春。

引自何大草《刀子和刀子·后记》

第一章

那东西笼在他的袖子里，
我以为他要给我一只口罩呢

四月是从一个戴口罩的外乡人开始的。四月的薄暮，他走出了火车站，犹犹豫豫地，躲躲闪闪地，走进了我们的城市。他戴着淡蓝色的口罩，口罩像一块淡蓝色的金属，在灰蒙蒙的暮色里，闪烁着阴郁和冷漠的光。那时候，我们才刚刚听说SARS，但SARS如同沙漠中的战争，隔着沙尘和屏幕，说近也近，说远也是非常的远。我们还通过屏幕看到了香港明星的葬礼，也看到了戴着口罩奔丧的明星们。噢，那么多的明星，那么多的口罩，口罩就成了香港和明星们的标志了。那个走进我们城市的戴口罩的外乡人，最初就被怀疑是一个来踩点的大明星，或者说，在一个又一个茶客的讲述里，他就成了微服出游的明星了。

后来，听说那个人死在了一家低档旅店的客房里。谁都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模样，因为直到他的遗体被熊熊的火焰火化了，他的气味和脸颊，都掩藏在蓝色的口罩下。或者是蓝色的火焰下。后来，口罩就在我们的城市蔓延了。疫情和恐惧，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，飞溅的唾沫，添油加醋的流言，都是从这个嘴巴传到那个嘴巴的。四月的我们的城市，口罩成了沉默的面具，也成了SARS的一张脸。迄

今没有谁见过SARS,一个病毒的名字,却像是一个人,一个神,一个讨债的鬼,也许还是一个冤魂吧?

在北郊的凤凰山,迅速建起了一座SARS康复中心,其实就是隔离所。听说隔离所的大门,就制作成了一只钢铁的大口罩,仿佛一件最为时尚的艺术品。

不过,我还是我。我没有戴口罩,我不晓得口罩会对我有什么用。我从来都对外界不敏感,气候的变化,世界的动荡,流行歌曲的花样翻新,都是别人的事情。我是何有力,十九岁的高三学生,我常常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,我每天抓紧时间做着一件事:上学、读书、解题、考大学。我锁定的大学是清华和北大,当然,最好是清华。我的班主任说,清华校风朴素、严肃,而北大天马行空。他说清华更能适合我。是的,我希望是清华。寒假的时候,学校请了两位分别在念北大、清华的校友回来给我们谈谈心,北大那位学姐说着卷舌音,她还是站着说话的,手和双臂的摆动幅度都很大,就像是在万人体育馆里讲演呢,她讲演的题目是《世界的新格局和我们的必经之路》;清华的学长依然说我们的方言,他是坐着说话的,也没忘了不时喝口茶,他谈的题目是《从拉链看小发明的三点好处》。这三点好处是:省时、省钱、利润高。我觉得清华可能更加适合我,因为我理解起来更容易。北大呢?我要是进了北大,真还不晓得该怎么和人说话啊!世界?世界太大了,北大太大了,我想我会走丢的。但物理老师告诉我,要争取高考考出惊人的好成绩,直接申请奖学金,去耶鲁,去麻省,去剑桥……把自己当作一条小拉链,省时、省钱、利润高。

是的,我是应该做一条拉链的,因为我的物理特别好。好到什么程度呢,我的物理老师说,我早就无法教你了。也因为我的家境很一般,一般到已经够不上一般了,还没有彩电、冰箱、电话和电脑……

当然，家里没有电脑，并不影响我懂得使用电脑。其实，就算不会使用电脑这也没什么，普林斯顿有个华裔教授就连电子邮件都不会发，前两年还获了诺贝尔的物理奖呢。嗯，是的，他叫崔琦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

物理老师对我的期待，也的确是可以期待的：对我来说，四月是从我获得一枚闪闪发光的金牌开始的。嗯，是的，就是在四月最初的几天里，我参加了一个也夫杯全球华人子弟物理大奖赛，我获得了一等奖，说得更漂亮一点，就是金奖。我不晓得华人的世界有多大，只晓得金奖的得主只有十二个。我本来应该是去香港领奖的，可是因为SARS在香港正像雨点子一样满天飞，我们就去不了香港了。金牌就直接乘坐着飞机，寄到了我们文庙中学。SARS、SARS，我从老校长手里接过金牌的时候还在想，SARS真要像是雨点子就好了，起风的时候就飞来了，出太阳的时候就飞走了，那该是多么的安逸啊。

因为闹SARS，学校都没有为我举行一个隆重的颁奖会。老校长似乎也是很遗憾，他大概还有一点轻度的发烧吧，他戴着一只淡蓝色的大口罩，他的遗憾从口罩下边传出来，就成了让我不安的叹息声。他把金牌放到我手上，他说，娃娃，娃娃，你的翅膀长硬了，你就好好去飞吧，越高越好，越远越好，天高任鸟飞啊。我很严肃地点点头，在老师、校长勉励我的时候，我总是严肃地点点头。我不晓得除了严肃地点点头，我还应该说什么。老校长又说，娃娃，我晓得你是一个憨憨，这是很好、很好的啊。聪明的娃娃，最好都能够憨一点。要是聪明过头了，嗯，嗯，要是聪明过头了……老校长嗯了几嗯，还是没有嗯出来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拍拍我的脑袋，我就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

几个小时之后，我又走出了文庙中学的大校门。校门是古色古香的，是很大、很厚、很气派的，就像是朱红色的大庙门。门外是安安静静的文庙街，黄桷树也是很高、很大、很古老的，而且也都是颤颤巍巍的，枝枝蔓蔓就跟蝙蝠翅膀一样地铺开来，铺得一条小街都是阴沉沉的了。这天是难得的太阳天，我们的城市一年只有二三十个像样的太阳天。阳光穿过黄桷树的枝枝蔓蔓落下来，硬币似的落在我的脸上。四月的阳光是暖和的，四月的风也是暖和的。

一个戴着淡蓝色口罩的人走近我，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，他说，我们很久不见了。他说，是吧，我们很久不见了，你都要把我忘记了！

他的声音很熟悉，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我很礼貌地回答他，你好吗？我是说，我们认识吗？

他轻声轻气笑起来，笑声在口罩下边传出来，就像是神秘的咳嗽声。他说，你变了，你的胆子变大了，SARS到处都在飞呢，你居然不戴上一只口罩啊？他说着，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掏出一个东西来。

那东西笼在他的袖子里，我以为他要给我一只口罩呢。可是他突然用那东西顶住了我的太阳穴。

那是一管冷冰冰的火药枪。

二

在我们这个潮湿、阴沉的城市里，四月的阳光晒在身上是热烘烘的，但是冰冷的枪管让我身子发紧。枪管不长，却有着金属的重量、坚定，还有淡淡的酸味。它先是顶着我的后脑勺，然后就慢慢地移到了太阳穴。我从没有被人用火药枪顶住过，但火药枪留给我的

记忆却是非常的深刻。我想起了一个少年举枪瞄准一个彪形大汉的画面，我永远记得他的骄傲和倦怠，还有他的鬓发和觑着眼睛，即便他今天成了一个十九岁的青年，成了一个戴着淡蓝色口罩的枪手，我也能够认出他到底就是哪一个。

这会儿，他就在淡蓝色的口罩下边轻声轻气地笑了一声，他笑起来总是轻声轻气的，而他说出最横蛮无理的话时，也很像是在使用商量的口吻。我发誓，他从来都是这样的。他说，把那个小东西给我吧，啊？

我闭了眼睛，吸一口气到肚子里。我说，什么小东西，你要什么小东西啊，韩韩？

这个被我叫作韩韩的家伙又笑了笑，他说，噢，你还记得我，记得我是韩韩啊？我们在泡桐树中学没有白白同桌三年，三年，天哪！韩韩说，三年时间啊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，你还不晓得我喜欢什么小东西？他手上加了力，枪管就顶着我，把我一直顶进了黄桷树的阴影里。

在我们这座南方的城市里，天空总是阴沉沉的，而空气总是湿腻腻的，湿得黄桷树的半截身子都糊满了四月的青苔。我们站在黄桷树下，紧紧地靠着，韩韩一边把枪笼在袖子里，一边用脚去蹭树干的青苔。青苔被蹭出一条条难看的道子，就像被皮鞭粗暴地抽打出来的鞭痕。但我们的样子显得很亲热，在过来过往的人们看来，就如同两个好兄弟正在耳语呢。韩韩咬了咬嘴唇，语气还是温和的，他说，谢特，谢特，你不拿给我吗？你不拿给我，我就自己动手了啊。

我把校服左边的口袋紧紧地捂住，我说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小东西啊！

韩韩笑了一笑，用枪管把我的手撬开，他说，谢特、谢特，你教

教我，欲盖弥彰是什么意思呢？昨天的晚报上就已经刊登出来了，你还要撒谎吗？他把手伸进我的口袋，掏出一枚金光闪闪的奖牌来。这就是我的也夫金奖，用铜铸造的，镀了厚厚的一层金，中间的浮雕是一个沉思的老人。当然，准确一点说，这是一个老人沉思的左侧面。老师说，这个侧面就是香港的慈善家和教育家翁也夫先生。然而，在翁也夫先生沉思的浮雕下，却镌刻着我的姓名和获奖的时间。奖牌系在一条紫色的绶带上，沉甸甸的，也是优雅的、华贵的。为了得到它，半年多来，我每天五点起床，半夜睡觉，演算了上千道的物理题。可我得到它才几个小时，就眼睁睁看见它攥在了别人的手心里。韩韩拍拍我的脸，拍拍我的肩，他说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我的好谢特。

他的眼睛在口罩上边觑成一条缝，鬓发从额头落下来，显得又警惕又懒散。他的手伸到耳根做了一个解口罩的动作。他说，谢特，你不想看看我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吗？我们快有三年没有见面了吧？不过，看了也白看，看了只会惹你烦。韩韩收回了那个假动作，转身走掉了。

我觉得自己都要虚脱了，为了这块金牌，半年多的心血都快把我耗干了。我靠着黄桷树，好像木偶被抽了线，真觉得自己就要坍塌了。而韩韩很快就在文庙街的深处消失了，他把我的金牌高高地抛起来，然后伸手再接住，好像那东西就是从天而降的馅饼呢。金牌在四月的太阳下闪闪发光，而我的眼睛却在一阵阵发黑。

谢特！

我是一个好孩子，可我还是冲他的背影叫一声，你他妈的谢特！

我不是谢特。

我愿意这样重复一百次，我不是谢特。我姓何，不姓谢，更不是什么谢——特！谢特——Shit, Shit是一摊屎，是该死的浑球，是他妈的×！而我是何有力，何去何从的何，有力的有，有力的力。虽然我手脚无力，或者说我的力量从来都不大，可我的父亲、母亲是做梦都希望我力能扛鼎啊。他们希望我不要像他们一样地老实巴交，没有文化，一辈子只能做粗活、笨活。然而，我的力量从来都不大，我长着细胳膊、细腿，鼻子上滑稽地架着黑框的大眼镜，衣服脱光了，就像一根长长的绿豆芽。当男生们在操场上和游泳池比试手臂和胸脯的肌肉时，我总是用胳膊抱紧了身子，一个人悄悄走开去。

我有力吗？我常常问自己。有一天，当我发现自己就连一个鸡蛋也捏不碎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要崩溃了。那时候我已经满了十四岁，我把一个鸡蛋握在手心里，我使足了吃奶的劲，呀呀的声音在牙缝里边痛苦地叫嚷着，但我还是把它捏不碎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无力，也真的很无能。

是我的物理老师把鸡蛋塞给我的。她说，你捏不碎吧？你晓得谁能捏碎呢？

我一脸的沮丧和羞愧，我说，别人啊，别人都能捏碎它，只有我不行。

老师就笑了。老师有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，好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。老师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但每天上午的某一次课间，她都要吃掉一枚鸡蛋，一枚干干净净的、光光生生的鸡蛋。她摇摇头，

她说，韩韩能够捏碎吗？

我说，他当然能够了。

老师还是笑，但她是在肯定地点点头。她说，韩韩也捏不碎，因为，就连拳王阿里、飞人乔丹也捏不碎。没人可以用手心捏碎一个鸡蛋的。

为什么？我吃惊得瞪大了眼睛。

老奶奶一样的老师伸出手来，替我捋了捋头发，她喜欢干净的孩子，喜欢什么事情都是干净的和整齐的。她说，别那么羞羞答答、胆胆怯怯的，何有力，没人告诉过你吗？你的眼睛其实很大很好看，你看起来很诚实。噢，老师噢了一声，接着说，你想晓得为什么，就好好学习物理吧。何有力，你是一块学习物理的好料呢。

可是，我说，学好了物理我就有力了吗，我就像阿里、乔丹那样有力了吗？我还是成不了拳王和飞人的。

老师又拍拍我的脸，她说，真是个瓜娃子，你成不了拳王和飞人，可你能够成为那个鸡蛋啊。

我还是瞪大着眼睛，久久地望着她，我觉得自己懂了，又什么都没有懂。老师浓密的白发，就像是神秘的雪峰。我在想，除了物理，我还有什么呢？

老师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书，她指着封面上的一个人，她说，你晓得这是哪一个吗？

那个人的样子真是吓了我一大跳，那么小、那么薄，就像一张皮影挂在一只轮椅上，脖子还很可怕地歪扭着。他看起来已经有了一百岁，皮肤却跟婴儿一样红润又新鲜。他是有气无力的，好像要死了，然而他在微笑着，死人是不会微笑的，所以他又好像永远不会死。我说，不，我不认识他。

噢，老师说，你应该认识他。他很像是一个鸡蛋吧？

我没有说话。我想，他还不能跟鸡蛋相比呢，鸡蛋还可以飞起来砸人，或者砸石头。他能够拖着轮椅越过一道门槛吗？

你应该认识他，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平和，她说，你应该认识他，因为他是斯蒂芬·霍金啊。他是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之后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了。

我笑了起来，我说，老师，我不信。他真的能够研究物理学？

噢，老师吁口气，她说何有力啊何有力，你真的还是孩子呢。世界对他都显得太小了，他是研究宇宙的。她指了指霍金那颗小脑袋，她说，万物的终极理论，都在这颗脑袋里。

我不认识斯蒂芬·霍金，可我就要把他据为己有了，因为老师把书送给了我。书的名字很奇怪，因为奇怪，更弄得我心里发痒痒。这就是《时间简史》，薄薄的简装本。我接过来的时候，它真是轻得没重量。是啊，时间，怎么可以用重量来衡量呢？

老奶奶一样的老师教完我们的初二上半学期，就再也没有过来了。她退休了，其实她本来就是退休之后返聘的。她的白发，在阴沉沉的泡桐树中学，那么显眼，又那么骄傲和孤独。她再也没有过来了，后来，她又孤独地死去了。她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女，她和她的书，和她一辈子没有实现的梦想，过了一辈子。

我晓得她的死讯时，她的骨灰已经安葬在了凤凰山。那时候，我刚得到第一张全市物理竞赛的奖状，我想把它当作纸钱拿到她的坟头去祭奠，可凤凰山上的坟墓实在太多了，我实在不晓得，哪一座坟墓才是她的坟墓呢？

凤凰山坐落在北郊，也就是如今SARS康复中心的所在地。然而千百年来，凤凰山就是我们城市的公共墓群，死了人都运到山上去安葬，凤凰山也就逐年在增高。老师的坟墓消失在无数的坟墓中，但愿老师不会太孤独。凤凰山其实很矮小，矮小得就像凤凰趴下